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七月十一日

清議報

第二十四冊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139,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二十四冊目錄

本舘在橫濱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本舘論說

論中國當知自由之理明義外篇之三　無涯生稿

各埠近事

皇上萬壽聖誕恭記

記橫濱華商會議所開會事

外論彙譯

論瓜分中國　英俄協商與中國之關係

論萬國平和會議　論支那之運命

時事雜纂

俄皇讓位之傳說　持節失人　非律賓獨立一周年

亡羊錄

第一中俄密約

猛省錄

俄國義勇艦隊　遼東煤鐵　法國瀕越鐵路　俄人設學於北京　俄妒日交　英國議院對清意見　意復要求　美日抗俄

支那哲學

儒術眞論　章氏學

大同學校課卷

政治小說

佳人奇遇卷八　東海散士

詩文辭隨錄

順德二直歌乙未　更生

別蘭州　譚嗣同

馬上作　同

秋夜　同

老馬　同

論中國當知自由之理　明義外篇之三

無涯生稿

西人之論中國也。曰其人無自立之性。有奴隸之質。苟安目前。萎弱不振。已乏圖外之心。亦鮮參政之志。無論何等虐政。皆能隱忍吞受。無論何種人入而統治。皆能相安無事。即有不服。稍示兵威。便行慴伏。無復抗拒者。故瓜分中國。極爲易易。愼勿謂其面積有四百二十二萬平方里。其人口有四億零三百六十八萬人。爲世界最大之國。而存退縮不前之意也。嗚呼、西人之視吾中國如無國焉。視吾國民如無民焉。直目之爲奴隸國奴隸民。人人可入而爲之主。何其易與我之甚哉。

無涯生曰、西人之言。吾無責焉耳。吾自反焉。所謂奴隸國。奴隸民。直無一不稱其實也。何也。凡所稱爲人者。以其有自主之權。而不受制於人也。若受制于人。則起居飲食舉動作爲。均須聽命于他族。而不能自行其意。是謂己無所主。己無所主。則依他人以爲主矣。他人行則從而行。他人止則從而止。他人是則從而是。他人非則從而非。綿邈數千年。涉歷廿四朝。同一風俗。同一政治。同一學術。同一社會。而曾無進步。從未有敢別創新理。特倡新說。再圖新治。力奮獨立不羈之氣。大展英雄豪傑之才。以破數百年因循萎弱之殘夢。洗數十世卑迂

腐敗之陋習者芸芸之衆徒行于大昏博夜之中于于之倫伈俔于高鼻碧眼之族豈眞有奴隸之質乎抑不然耶夫以奴隸之積俗。奴隸之慣習。不知不覺。而遂成此。若欲去之。苟非七洗九伐以陶鑄其骨。三薰三沐以改植其形。國雖未亡其精神固已離矣雖日日言變法未有能濟之者也今試即國家言之。無所不統。可以有自由之權也乃自內治失敗。而鐵路鑛產用人行政之權。莫不旁潰四出移掌于外人于是反客而爲主反主而爲隸一有所爲動生他國之干涉而驚波駭浪突爾而來者更有若英俄協商之案既成乃迫總署以允其約之事譬如二人覬他人之富有恐相爭衝突爰私立條欵決定某田宅應歸何人奴隸應歸何主然後明告其主人曰。我二人羨汝之有田宅僕隸已約劃分爲二飽我所欲汝其從我此中國盜跖家之慣技不意其竟用之以嚇我政府也乃自有此舉。大風四起。天地皆秋。若鐵路展轉沉淪於列國。三門一再要索于意人。此尤失權之所致也嗚呼、國而如此非奴隸國而何國所與立者民也。其民有俠烈剛強之氣舍身愛國之心與參議國事之意起而謀國家之福利而國家乃能改良政治獨立于優勝劣敗生存競爭之場西人之言曰、國民有參政之心者。其國必強。中國民氣衰弱其無參政之心也久矣加之政變以後。廢士民上

書言事之例。民之疾苦。益不得上聞。而天下多故。外侮益迫。中若旅順大連灣沂州安東日照廣州灣九龍之慘狀。政府已助外人以鋤我。而民之同處中國者。曾無物傷其類之感。蓋國家之待民如奴僕。民亦自視如奴隸。無所告訴。惟有飲泣吞聲而已。其視國之主人也。亦若過客然。民而如此。非奴隸民而何。嗚呼、以此奴隸之國。奴隸之民。與自主之國。自由之民相敵于競爭世界之大戰塲。幾何不爲澌滅哉。故曰今日者中國而欲存也。則宜養其民獨立之氣。而養其民獨立之氣。則宜使之知自由之理。

且夫國之所以致爲奴隸國奴隸民者。豈無其故哉。斷絕自由之理然耳。考中國斷絕自由之理之原因。有二大端焉。

一政治

二學術

其在政治。秦皇爲戎首。尸之矣。人有恆言曰、中國人無國家思想。無政治思想。故其民不知有國家。有政治。夫思想之賦于天也。無智愚賢否。實皆有之。何至于此。人人同體之國家。安危所繫之政治。而獨淡然捨去。而不一思哉。春秋戰國。諸子蠭出。其論政體。人持一說。春秋

之作也。立三世。有專制政體。有立憲政體。共和政體。專制者撥亂世之政治也。立憲者升平世之政治也。共和者太平世之政治也。而孟子大同政治主義。荀子小康政治主義。莊生曰其遞相爲君臣。亦是大同政治主義。夫三古以還。列國相角。猶是十酋爭長之世。而諸子以匹夫草澤之賤。備論政體。如是者理想之自由也。既搆理想。而又著書以曉曉天下。與在上者相衝突焉。是言論之自由也。夫理想之自由。言論之自由。日益發皇。聰智坌涌。以是經理國家。組織政體。進入文明。何疑之有。乃不幸而遭秦政混一六國之世。遂爲滅絕人民政治思想自由之第一期。而政治思想絕矣。今考其滅絕之迹如左。

三十四年李斯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指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史記秦本紀

按此爲歷代獨夫民賊仇視人民參議朝政之始也一曰人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二曰聞令下則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三曰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四曰以古非今者族可想見當時人民參與政治之思想議論莫不自由故令下則聚而公議之獨夫民賊不便其私必從而剷創誅夷之使之言莫予違乃可遂其長據富貴之志法王路易十四曰、國家即朕也非汝人民所得與與此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以天下爲已有黑白須定于一已非民可能私議同意其扼塞人民政治思想之自由加之夷族之刑實爲古今暴主之魁桀自是人民不議朝政歷代獨夫民賊遂守此爲愚民之寶訓而士民亦畢生不作參議朝政之夢而中國遂數千年無政治之可言矣

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 同上

按獨夫民賊藉口以壓倒人民自由者尤重在言故一則曰妖言一則曰造謗然謂之造謗則祇及在上者之身耳於天下無與未足使天下之動怒也至曰爲妖言以亂黔首則

天下之情恐矣若曰此等論議不獨有害朝廷幷害於汝百姓百姓若聽其說則將受夫無窮之害愚民何知以朝廷雷霆之威力而恐嚇之安有不畏禍及身者于是豪傑之士敢發異議以救正朝廷之失者而百姓聞之咸咋舌掩耳駭走而不敢聽甚或攻爲異端攻爲惑世誣民謂其敢于非議朝政大干厲禁也豪傑之士其言論不行於時其身亦坐廢而無所用此妖言惑衆四字遂以廢數萬萬英雄之志氣阻數千年文明之進步然而獨夫民賊猶且竊竊然以爲巧于用術也吁、國亡矣嗚呼、今猶衍秦之毒哉

又按行爲之自由。思想之自由。言論之自由。三者並重。然行爲或限于國家公同之法律至于口舌者天之所賦以明義理也心思者天之所畀以推無窮也二者均有無限之權如歐西孟的斯鳩盧騷彌兒諸政治家之書在今日咸尊爲山斗而當是時。目之爲妖言惑衆與中國亦無以異也然彼雖抑于當時而各國均稱其說以致政界之山明則未有燒燬禁書之例也若如中國有關涉時事者則燒燬之後世雖欲考究其說之可行與否無可得而稽焉即或有益于政治國家之大而無其文何由發其義燒書之罪過于坑儒倍蓰矣中國干禁書目。致數千卷。皆遭焚燬。其未登者。尚不知幾許。嗚呼、人民之自由。言

論尤爲關係焚書壓制人民之自由尤爲公理所不容盖言論而果公也雖抑之必行言論而果私也不燬之必滅若徒以其有及于一人一家之私者而以爲違礙獨不思以一人一家而違礙天下之公之大不可乎歷代有君無民以國家爲君之私業實自秦開之獨不思合民爲國剖國而均分之有一民即有國之一分君者亦祇有國之一分耳烏能以已之一分爲公而謂其他之萬分皆爲私乎民之各有國之一分各應以其聰明才力圖良改進以保持其國家修理其政治日進公同之利益與爲君者不異此國家之所以名也若祇有君發議而無民之參議則祇一家之長耳一族之長耳不得目之爲國也容衆人之財產身家而成國家亦容衆人之思想智識言論而成政治然政治非有實像之可憑非有測量之可定非有格致之可傳故或其所言遠見數世而後當時不能知之或詆爲迂濶難行或疑爲妖妄異說及夫幾經研究歷次辨詰而眞理始見實用始出歐美之政治經濟學者往往有之況夫未開之國哉以此觀之妖言者特有國者堵塞民智之具耳否則未驗其實效耳非定論也

（未完）

各埠近事

皇上萬壽聖誕恭記

惟光緒二十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爲我支那帝國　皇帝陛下天長節。橫濱在留臣民。擬以是日恭祝　萬壽。即行華商會議所儀式。而日本准外人內地雜居。實施條約。亦于是日下勅令。我在留士商。已悅懌　皇上之聖德。得與諸文明國同享雜居之利益。又幸恭逢　聖誕。堯年舜日。率土同歡。乃於是日闔埠停工。子正。各臣民齊集中華會館。作樂行禮。瞻拜　皇上聖像。恭讀去歲七月二十七日　上諭。我華商父老子弟。咸忻忻然有喜色曰。我中國有　聖君。決有復興之望。我輩不宜自棄也。禮畢。譚君伯笙宣誦頌詞曰。

維我　皇帝陛下御極二十有五年。山海戴德。中外禔福。六月二十八日。是爲　萬壽聖誕之辰。寓橫濱臣民等。恭逢　慶典。咸相與喁喁北向。敬祝　聖壽。乃再拜稽首。謹上其愛戴之忱曰。我　皇上天亶聰明。智周萬物。愛民愛國。宵旰憂勤。越自去歲。下變法之　詔。行維新之政。去千年愚民之積弊。採萬國富强之良法。使

天下知其君之可恃。以匹夫不被澤爲己咎。令官吏士民上書以達民隱。命內地海外興學以養人才。凡關於新政者。無不具舉。有益于民生者。無不立行。蓋我　皇上愛民如子。視民如傷。堯舜以來。未之有也。變法數月。歐美遡聽。臣民等越在羈旅。每讀　詔書。莫不感激奮發。廻首面內。舞蹈振厲。以觀新化之成。今者幸遇皇上聖誕。日月光華。薄海歡抃。臣民等遡聽風聲。莫名喜躍。竊維我中國二帝三王文章禮樂之統。四萬萬神明之種族。四百餘州膏沃之山河。皆託命于我　皇上。皇上之壽。與天地並。與日月齊。與松柏茂。則我中國文章禮樂。有所以存。神明種族。有所以依。膏沃山河。有所以寄。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民等乃賡載歌曰。赫赫我　皇。天縱神明。廓清舊習。新政是行。肫肫我　皇。保民若子。四垓蒼黎。爰怙爰恃。天地授精。神祇效靈。誕降我　皇。以育我氓。民生多艱。强鄰交迫。誕降我　皇。以蘇羣阨。卿雲糺縵。化日舒長。喁喁慕德。峨峨奉觴。海隅出日。扶桑之都。康衢歌舞。以游以愉。誦此好歌。酌彼春酒。辰維我　皇。與天同壽。

讀畢。齊聲呼萬歲者三。聲震遠近。觀者如堵。午後一時。華商會議所行開會儀式。日

本官紳及有名望者數十人來觀禮。祝賀我　皇上萬壽。三鞠躬致敬盡禮。猗歟休哉。同日神戸亦祝壽。並有日本紳商十餘名來同祝。夕間宴饗放烟火。極其熱鬧云。

記橫濱華商會議所開會事

西人之言曰。戰爭者文明之花。文明者戰爭之結果。今日非商戰之世界哉。欲于世界上之商務。占利益均衡之結果。固不得不出于競爭矣。夫暗與明爭。則暗者敗。愚與智爭。則愚者敗。渙與羣爭。則渙者敗。西人知其然也。故于通商所到之地。必設立商業會議所。藉以考察商情。研究商法。聯絡商衆。亦明之智之羣之之道也。故商務之盛。雄冠五洲焉。考商業會議所之起。創始英國。大行于歐美各邦。日本維新。亦仿效之。以勅令詔各埠設立。邇者日本條約實施。准各國人雜居內地。旅濱華商。恐雜居後情形與前大殊。東方商務。利權將為西人所奪。思有以收回之抵制之。更冀將來之推廣而振興之。特為中國所未有之創舉。合一埠之力。集同人之志。而設立華商會議所。以六月二十八日。為　皇上萬壽聖誕。乃于是日祝壽兼行開會式。日本官商聞斯盛舉。大贊之。特來觀禮。如東亞同文會會頭子爵長岡護美君。帝國大學總長菊池大麓君。前文部大臣尾崎行雄君。犬養毅君。衆議院議員島田三郎君。東京商業會議所副會頭大倉喜八郎君。本會議所顧問東京專門學校舍長柏原文太郎君。京濱豪商朝

吹英君。第百銀行支配人池田謙三君。及其他新聞記者等共數十人。旁聽者數百人。午後一時。議員八十四人。衣冠濟濟。以次入座。議長虞榮彬君。先登議壇演說開會大意曰。

今日日本內地雜居。我中國人雖未訂條約。而得均沾利益。日本朝野仁人君子。其相待不可謂不厚矣。然推求其故。日本所以厚于相待者。固由兩國國家之交誼。亦爲保全東方商務起見也。蓋今日世界各國。以商務競爭。使中國人無雜居之權利。則在日本之商務。將漸漸被西人奪去。而日本亦受其牽累。故內地雜居一事。實爲商務上一大關鍵也。雖然、今日中國既與地球萬國馳騁于商塲。則求所以擅長而制勝之道。自非一端可盡。亦非一二人之力可成。必也合衆人之力以共同商議。維持大局。有利必興。有害必除。又當講求種種商學。考察各處商情。以預備擴充之用。又當研究日本商法民法等書。熟其規矩。然後不犯其例。而得沾其利益。又當與日本通人志士豪商相聯絡。親密友愛。然後可以得臂指之助。以上諸端。皆內地雜居以後所不可少者也。查近百年來。泰西各國欲振興商務。無不以商業會議所爲第一要著。日本維新以來亦倣效之。蓋欲聯絡闔埠人心。整齊而畫一之。未有善于商業會議所者也。今我中國于此事雖屬創舉。然苟從一埠倡起。辦理得宜。則各

埠繼興。風氣驟開。必非難也。今橫濱華商會議所之設。其宗旨已畧見于前日印行章程之中。（章程太長下期報專錄之）想同人皆已熟知。但願闔埠同人。此後齊心協力。維持斯舉。擴充商務。各泯猜嫌。共顧大局。使各埠可以聞風興起。又望大日本朝野仁人君子。不吝指示。協贊其成。則不獨闔埠之福。亦全國之福。亦東方大局之福也。

演說既畢。衆皆拍掌贊歎。次總幹事吳植垣君登議壇報告曰。今日本會議所開會。謹將情形綱領報告之。

第一緣起　我橫濱向有中華會館。凡在桑梓互相聯絡。法良意美。近因日本內地雜居。以後必當擴充商務。研究商法。與日本人互相浹洽。所以合埠公議。仿東西各國成例。創辦商業會議所。其大略章程。既如前日所刊布。同人想已周知。

第二會所　本月二十日。集衆擬暫借用中華會館爲會議所之地。既經衆人允諾。

第三會員選舉　于本月二十八日。依原擬章程。由投票公舉會員。今經衆人許其合式。及自簽允諾字樣者。合得八十四人。今將其名單別布之。

第四事務員　于本月二十三日。由議員公舉議長幹事。經已舉定。今公布之。

會長一人盧榮彬　副會長五人鮑次樓　羅偉堂　譚玉階　羅謙亭　孔雲生

總幹事一人吳植垣　幹事八人鄭席儒　林北泉　鄺餘初　曾卓軒　梁洪初　鄭雅亭　何靜甫　羅佐臣

第五旨趣綱領　本會議所旨趣綱領公布如下。同人皆請共守此旨。

一凡會員皆以愛國爲心。務求增進公利公益。使商務蒸蒸日上。與各國爭衡。

一凡會員于闔埠商務。當和衷共濟。顧全大局。不可徒貪小利。爭私益。

一凡會員議事。各抒所見。不必顧忌吞吐。遇駁論之事。虛心商搉。不可爭執意見。

一凡會員宜與日本名譽之人。互相親洽。以聯兩國實際之交誼。

一凡會員皆當同心戮力。永遠維持本會議所。使之日有擴充。成就遠大。

報告既畢。衆皆拍掌。來賓之演說者。島田三郎君。尾崎行雄君。菊池大麓君。長岡護美君。池田謙三君。大倉喜八郎君。（演說語不具錄）繼則柏原君總代來賓宣讀祝　大清國皇帝萬歲。賀華商會議所開會頌詞。是日大隈伯爵及東京神戶函館諸紳商擬欲來觀禮。而因有事不能來者。皆以電祝　萬壽及開會。共十餘電。柏原君更當衆宣讀電文。終則幹事鄭席儒君宣讀答辭。以謝來賓。柏原君以日語譯述之。既畢。闔座齊起祝曰。　大清國大皇帝陛下萬歲。　大日本天皇陛下萬歲。華商會議所萬歲。日本來賓諸君萬歲。歡聲若雷。四時入席宴飲。席間鄭餘初君先起陳謝來賓。次梁啓超君起而宣示　皇上愛民愛國變法維新之志。次長岡護美君起演說。合座齊呼敬祝　兩國皇帝陛下萬歲。是日也。主賓酬酢。情懷繾綣。至夜盡歡而散。

外論彙譯

論瓜分中國　　英人　楊噶哈士邦

歷觀全球數千年之史乘。凡劣等人種。必被統治於優等人種。此盖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雖勢運所演。有時或生反比例。野蠻人反壓制文明人。然不過偶然耳。其究竟終必爲文明者所戰勝。此盖生民以來之公例也。

我歐羅巴人何故大用其力於亞洲乎。何故施壓迫於清國乎。不過吾國人自謀衣食。爲養欲給求之計耳。譬之有國於此。其國民衣食上必需之物件。悉取之於本國而已備。則其民固不必赴外國。但安居故土足矣。而無如我歐洲之情形。與此相反。歐人衣食必需之物件。大半來自他國。而就中其原料出於中華者。尤占其多額焉。歐人之滔滔汨汨。以趨於中華。豈偶然哉。況也歐洲之人口日增。生計之程度日進。然則所以養欲給求者。舍中華天府之國而奚適哉。夫中華世界之沃土也。其天然之利源。大莫與京。而彼不能開發之。不能利用之。棄財於地。以至于今日。吾人豈忍袖手而旁觀哉。且地球上之人口無限者也。而土地有限也。而此有限之土地。其有益於人類之

資生者。更屬有限。而今乃僅以一種之人。（指中國人）獨占全地球最豐沃之土。（指中國）不甯惟是。又舉此土所有之利源。錮鐍而窒塞之。他人有來於其地。欲爲盡力者。則深閉而固拒之。然則他人之相率而干涉之。豈無理哉。天下之產。當與天下共之。凡在地球上之人。皆得享有地球上物產之權。此歐洲人所共信也。憑此公理。則歐人日日擴張其利益於中華。不亦宜乎。

中華地球第一大國也。其國內雖非無不毛沙漠之地。然滿洲及十八行省。眞可稱沃土。而僅就此部分（指滿洲及十八行省）計之。已有百五十萬英方里。長千八百六十英里。廣千五百二十英里。幅員三十倍於英國。合法德意奧四國之壤地。僅足當其半。吾人豈可僅以亞洲之一國看待之哉。全國自北緯五十度迄南緯二十度。其北部雖不免苦寒。南部雖不免苦熱。然自大段論之。氣候適宜。能使居民康健。地勢平坦。水利便捷。能使文明易於發達。貫國之中央者有楊子江。長三千二百里。航海之大輪船。能由江口上泝數百里。小輪船能達四川之重慶。其地味膏沃。凡溫帶及熱帶最有益之植物。皆易于生產。若施以格致之術。其收獲尚可加數倍。礦物亦極富。雖開採之業。今未大盛。無

從測其所蘊。然金礦則滿洲及中華本部。（即十八省）既已有發見。銀礦則今日已爲出口一大宗。煤鐵則向稱無盡藏者。昔有某名士曾會計之曰。使中國之開發。僅能如今日之日本。則其貿易總額。每年已可及二萬萬磅矣。

今欲保全中華。使之爲中立國。譬如以老朽無目之人。使之居於瀕機之旁而司火。徒使瀕機前不能進。後不能退而已。所謂自尋煩惱者也。我國（指英國）一試之於印度。既悟其失。再試之于土耳其波斯。不見其效。今日尙試之于阿富汗。亦見其困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豈可復以此下策施之于中華哉。今日歐洲文明道德之光線。普照全球。吾人當宏此遠猷。取彼煩苛腐敗之亞洲各國而統治之。乃所以盡天職也。我今者爲防禦歐洲各國之與我競爭。而庇護彼散漫蠻野之中華。實卑陋怯懦之手段也。

若俄法等國外視我英。而自欲擴版圖於中華。則我英將來必當擴大吾國之勢力。保障吾國之利益。使自楊子江口達於雲南十省之境。歸我掌握。若我英之力不足以當俄法。則求同盟者。蓋非難也。雖然、此同盟者當求諸白種人。切不可求諸黃種人。

一言以蔽之。清國既不能自保。則宜任其潰裂。吾人於其既敗也。乃廓清其廢址。而

別搆輪奐之新居。盖歐洲列國之瓜分中國。到底不可避之事也。我英人有一種僞善習氣。譬如有人言及某地歸俄。某地歸法德。某地歸英。我英人聞之。則照例示𡢃𤎖之色。陽爲戰栗之言。吾以爲此乃天下公例。何足爲諱哉。願告吾國人凡保全中國之空談。但一概抛棄之可耳。使吾人實行瓜分之事。則豈惟吾人之利益而已。實中國四萬萬人之福也。

今亞洲非洲之地。其國爲歐人屬地。其民受歐人統治者。必見非常之進步。與中國土耳其波斯等苛政腐敗之國比較。實不可同日而語。亦可見歐人統治此等之國。非行無道之政。且能爲之撤去其阻礙進步之事物明矣。今試以居于香港新加坡庇能之中國人。與住居內地之中國人相比較。一則沐文明之恩澤。各安其堵樂其業。一則苦受苛軛。日即沈淪。然則不欲瓜分中國者。不惟逆世界進化之大勢。抑亦阻中華進化之前途也。

要之統治未開化之人。而待之以正義。施泰西實用之學。以開其利源。此文明國民之本義也。來世紀之動機。正在於此。有志者請實力行之。

譯者曰。此文乃去年九月揭載於英國某報者。揚氏爲英之名士。其言如此。可以代表歐人之肺肝矣。曹劉覬覦天位。而美其名曰禪讓。水滸記載亂賊。而託其詞曰忠義。歐人篡奪人國。而揭其義曰文明。天下可憤可笑之事。孰過於此。雖然、此亦可以見西人之用心矣。而彼夢夢者猶曰。西人必無瓜分之事。吾願彼假一刹那之暇。以讀此文。

英俄協商與中國之關係 接二十一冊

然則協商果可永續乎。是世之所疑問也。雖然、此英俄協商。非英俄同盟也。其義只處分從前紛糾之問題。非令後相與提挈處分支那也。況乎英國。一面攫取鐵道敷設權。及不割讓勢力範圍。一面尚不肯捨去保全支那及門戶開放之名。故與其曰此協商。爲英俄兩國聯騎騈駕。共分支那大陸。寧謂兩國各有其弱點。一時認爲均勢。則可免對抗運動之交綏也。蓋英俄協商之原因。非獨英對清政策之失敗。與對俄爭衡之一變而已。即俄國至于今日。與英之相抗。已達其極點。亦不得不爲此回復爭衡之舉也。抑日清戰役以來。俄國對清政策。着着奏其功效。其驅冀掩于滿洲。雖其勢力

亦可謂向外伸張。而其全力傾注於西伯利亞。及擴張軍備。旣臻困極。內又陷于財政之窮乏。以大藏大臣烏氏之才。尙苦其難于整理。加之內有連年之饑饉。外有外資募集之困難。俄國自知支那政策。甚難與英相敵。故突爾首唱所謂萬國平和會議。自其表觀之。其言順。其名正。孰敢不引爲同意。自其裏觀之。世人無不知俄國爲假仁義者。現俄國依然擴張軍備。其對淸國。旁若無人。益逞其饕食之狡圖。夫其所以假仁義者。豈非因其內情有不得不然之弱點哉。蓋俄國者。所賴俄法同盟。利用法國資本。以補其財政之窮乏耳。彼雖借償金（指爲中國貸日本償金之事）貸與。及託比利時之名。得蘆漢鐵道之權哉。而近時利用法國資本。漸不如意。其財政益有陷于苦境之虞。於是乎一面解英俄爭衡之紛糾。暫息對抗運動之肩。欲于他之一面。利用英國資本。以完成其計畫之事業。此俄國政事家。所爲結英俄協商之約之深意也。何則、今日暫緩爭衡對抗之運動。各得經營其已得各處之利益線。英俄兩國之所同也。雖然目下之利益。必非與永遠之利益一致。他時兩國於已得之勢力範圍。經營略備。將至得隴望蜀。今日之協商。異日即翻案耳。況乎俄國于外交上之約束。破毀而不顧。乃其慣技。及一

且圖南之羽翼既成。其出於橫暴之舉動。實可預料。試問西伯鐵道已完成。東洋艦隊已整頓擴張。俄國能株守今之勢力範圍否乎。今協商之墨跡未乾。牛莊山海關鐵道。已侵入英國要求中國之利益。有某報謂協商目的。爲避兩國衝突。英國於淸國。一爲商業。一存英國之權力與威名。今也依俄國之行爲。于兩者甚爲迫害云云。此非過激言也。兩國交涉。將來生何等破綻。不可得而知。而今日始行協商。既已如此紛紛。則所謂英俄協商之前途。亦可哂矣。

英俄世界之雄邦也。其所謂爭衡者。即爭覇世界耳。如法如德。雖亦雄邦。然未有爭覇世界之資格也。故或有爲俄法同盟。或有爲英德同盟。至於英俄同盟之成。益甚難矣。英國政事家。就支那問題。往往倡英俄同盟之利之說。今之協商。蓋有幾分傾于此等之說。然其可得協商者。尙有餘地焉耳。苟其餘地已盡之日。即其爭衡運動大衝突之日也。故謂英俄協商。不能有永久之效力也。惟念西勢東侵。與英俄爭衡。有經有緯。自有此一轉機。而形狀更急。如生一層之怒潮。决不可忘也。或者英俄爭衡之勢。自玆其衝突暫生頓挫。傾注于西力東漸之勢而不知乎。果然、中國分割問題。忽

生激波迴瀾乎。吾人決不必驚恐英俄協商之成立。亦決不可以英俄協商之薄弱。而優柔不斷。屹然卓然。據我東洋之形勝。以着着實行我之對大陸政策可矣。

吾人之方針。在于保全支那。而吾人所謂保全。非如英國所謂保全也。不論英俄協商之成立與否。而吾人之方針。不可不始終一貫。故吾國於一方促支那政府之革新。啓發支那國民。誘其開化。以厚彼我通商貿易之關係。于他之一方。益擴張我於大陸勢力範圍。樹立根據。爲應變之計。我國者。豈袖手旁觀形勢之變化。徒以他人之一舉一動爲喜憂。而怠其對大陸之施設經營哉。

論萬國平和會議

俄帝提出萬國平和會議。于和蘭之首府海牙。本月十八日開會。此事世疑之者多矣。歐洲列强。對東亞大陸舉動。與平和會議之精神。全相矛盾。此所謂假仁義也。今不問俄國提倡此會之意如何。然既爲世界之問題。決非俄國一已之問題也。世界之公問題。學者宜勵精而研究之。政事家宜盡力而實行之。縱令其効不可見之於一時。亦宜期之於永遠。俄國提議三要件。軍備制限 仲裁裁判。兵器制限。軍備制限及兵器制

限。其標準頗爲渺茫。雖必有各種之議論紛出。而至仲裁裁判。今日之公法例。得發見許多新問題也明矣。故于今日之時勢。以平和會議。而對萬國之平和。功德以爲鮮少。而對所謂平和會議之名義。豫防戰爭上多少之慘禍。不得謂無其效。吾人特注目者。則問其平和性質。果爲世界乎果爲歐洲乎之一事。在俄國提倡之名義。固自爲世界。我國派遣委員。亦爲此故。雖然、歐洲中人。往往以歐洲平和解釋之。原來歐人所常言之平和。乃歐洲之平和。非世界之平和也。其爲維持歐洲之平和者。其勢所趨。即以東亞大陸(指中國)爲角逐之場也。況乎歐洲公法家中。于國際法之區域。尙有限基督敎親族間之僻見者。故平和會議之推行。難保其不別生議論。例如兵制必要限制。在歐洲列國間。不足爲重要之問題。若在中國。今日正宜大加整頓軍備。擴張軍備。若現今即限制之。是不公不平之甚者也。苟東亞之平和。度外視之。徒主歐洲之平和。所謂萬國平和會議者。一變而爲歐洲平和會議而已。夫平和會議。固多所望。而吾人所注目者。固于此而特爲鰓鰓也

論支那之運命(支那處分案第二章)

日本尾崎行雄著

尾崎行雄者。進步黨之名士。前嘗任文部大臣者也。當甲午開釁。兩鋒正接之時。著支那處分案一書。大旨謂必當全吞中國。如元之於宋。如清之於明。如英之於印度。其書凡分六章。於中國之內情。洞若觀火。吁、咄咄哉。可畏也。其言吾國民內腐之情狀。吾視之汗流浹背焉。今尾崎君之議論。專意以扶植中國為主義。其與前論若兩轍焉。然其經營東方之心則一也。閱之可自得之。今譯其第二章。題曰支那之運命者。以備我同胞覽之。反躬自省惕焉。譯者識。

支那之盛衰興亡。其所關極大極廣。清人若忽然大夢驚覺。日將月就。遂不難與普法比肩。至於彼時。乃大養常備兵五百萬。號令宇內。雖以英俄之富強。終不能攖其鋒也。支那果勃興。能及于德法之域。則其獨力能抵敵歐洲列國。然則因支那之盛衰興亡。而其影響所及者甚大。自不待言。

支那果勃興乎。抑衰亡乎。將自今以往數十年間留滯。而仍若今日之現狀乎。今且勿問外來之勢力如何。先問支那固有之獨立力。其有無强弱果如何。

曩者法越有事。清使曾紀澤侯曾大言曰。中國先睡後醒。雖然、今已閱十星霜矣。然

其高枕軒睡也如故獨何歟。

方今處於爭奪世界。欲保其國。必不可無保國之原質。原質者何。道義、兵力、元氣、統制力、忠愛心、團結力、等皆是也。支那若富於此等原質。雖處危變。其國必存。苟無此原質。雖賴他人之庇蔭。必不免于衰亡 以上總論

第一節　支那人之國家思想

民之國家思想。保國最要之原質也。故民若無國家思想。雖兵力强大。其國必亡。而支那人未知國家爲何物。安得有國家思想乎。

支那之恒言朝廷即國家也。首都即朝廷也。故首都陷。即朝廷隨之而亾。朝廷亾。則國家隨之而亾。秦國因子嬰之投降而遂亾。漢國與漢廷偕亡。魏晉隋唐宋元明莫不皆然。此乃支那人之特質。與世界列國大異者也。支那從來以朝名爲國名。朝廷變即國名因之而改。其外國來侵畧國土者。其定都於所得侵略之地。不以爲之屬邦。却以之爲本國。如元清皆是也。古來之風氣習慣實如此。故支那人於朝廷之外。不知有國家。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意以爲土地人民。皆王朝之所

私有。而王朝即國家也。昔法王路易第十四曾發一言云。朕即國家也。當時全歐之人。謂爲大逆無道。若支那則全然見諸實事。不足爲怪矣。彼查列斯雖刎。而英國尙存。拿破侖雖降。而法國尙不亡。如此之事跡。殆支那人所不能解也。古來理論習行兩者如此。支那人尙不知國家爲何物。彼其無國家思想。何足爲怪。

譯者曰。以朝廷爲國家一語。實中國弱亡最大病源。其故因天子自以人民土地爲其私產。而舉國之民。亦以人民土地爲天子之私產。在上者奪民自立之權。奪之既久。民生長于壓制之下。獨立氣全消滅矣。在下者不自有其權利。委而棄之。同于行路。愛國心全消滅矣。故吾常言欲救中國當首令全國人民知國家之爲何物也。以朝名爲國名一語。尤令人啞然自失。中國至今無國名。謂之爲淸國。則僅屬一朝一姓之符記。謂之爲中國。不免守舊自大之餘習。謂之爲支那。即印度人所指名耳。故對外而言之。或謂我爲漢人。或謂我爲唐人。究之可謂之漢國乎。唐國乎。故以數千年之大國。而竟無一國名。思之不堪媿死者也。其故皆由不知國家與朝廷之大別也。

（未完）

時事雜纂

俄皇讓位之傳說

西八月八日路透電云。俄皇因有種種受制不能行其志。將託病讓位于皇太弟麥伽爾親王。法國外務大臣力諫止之云。

譯者曰。俄皇上受制于太后。下見脅於奸臣。其種種難堪情形。各報皆屢登之。今乃有讓位之風說。雖其事未必確。然亦必有因矣。牝雞家索。瘈狗國賊。萬方一概。古今同歎矣。

持節失人

天津西字新報云。近者西太后所派密使劉學詢慶寬兩人。其舉動秘密奇怪。已招人疑。而彼等猶不自謹慎。彼所持西太后之手書。照例除日本皇帝之外。他人不能覽觀者也。而彼日日公然以示諸人。自誇稱其使命之重大。適爲人所輕而已。五日前日本政府致一電報于中國總理衙門云。來使之性質太曖昧。不明瞭於兩國關係最重大之事件。以如斯之人物。難以協議。斷然拒絕云云。西后甚憤兩人之所爲。立刻以電報

召還之云。

西八月十日時事新報云。劉慶兩人之使命。其外面則云查察商務。其內則含有許多重大事件。此外間所紛紛揣度之詞也。今据深通中國事情之人某君之言曰。彼兩人之使命。實包有日清銀行一事在內。推原此使命之由來。劉學詢者其素行固已爲自好之士所鄙。所作之事。可指摘者固甚多。惟富于財產。嘗以多金買得道台之職。自去年政變後。維新諸臣流寓日本。劉氏請于政府。自云能暗殺康梁等。後自北京來上海。遇小田切領事。告以此事。小田切切責之。而別勸以謀銀行之事。劉氏大喜。因歸北京。結慶寛。通西后。遂得這般之使命。當時小田切領事之進京。得日本政府之許可。故當時道路傳說。謂小田切與矢野公使有互相軋轢之事。要之劉慶二人之東渡。小田切氏最爲有力。其使命實則以日清銀行爲獨一無二之目的也。据天津西字新聞。謂劉等出其國書以示人。此事信否。雖未可知。然彼等逢人輒道誇稱自已帶有國書。此則人人所共聞也。至其國書爲眞國書與否。亦屬可疑。或者類似國書而非國書者耳。我政府對於彼等之情形。殊屬冷淡。劉慶等深抱

不平。然彼欲設日清銀行之事。欲藉我政府之力。到底不可望也。彼等雖幸得謁見我天皇陛下之榮。至於其所奉之使命。則一毫無所成功也。雖然、彼等因得覲見天皇之故。歸國時又不知如何誇張。自認幾多功勞矣。

非律賓獨立一周年

眇爾非律賓。壯哉非律賓。彼其脫西班牙之羈絆。昂頭于世界而爲自由獨立之宣言。於玆既一星霜矣。西歷六月十二日正其一週年之時。當時非律賓人一任敵人劍戟在目睫之間。皆所不顧。昂然大張祝宴。歃血相盟。各以堅忍不拔之意相勗厲。其大統領阿圭拿度君起而演說曰。我非律賓自獨立以來。翻三色之旗。（其三色取智與勇與平和之意）苦戰奮門。遂至今日。我輩豈爲鼠輩奴隸受其諛辭。甘言而墮其術中乎。惟當勇往敢進。守此故國。務獲獨立自由。不少挫折。我輩之權理。應亦美國人之所公認也。昔美國總統門羅氏有言。亞美利加者。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也。今我輩亦云非律賓者非律賓人之非律賓也。今者美國之志士如的摩辣黨大翼我輩之志。攻難其大統領麥見尼氏者。頗爲不少。我輩但當堅持初志而已。美國頃議和謂許我非律賓以地方自治之

制。然此未足以滿我輩之願也。我輩所求者在完全無缺之獨立也。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光明正大。以示於天下。豈可曖昧偷安一時哉云云。阿君爲此一段演說。神氣甚壯。抱負偉大。洵足感發全島人之志氣。今美國遠攻之軍成功既少。國內之政論亦紛亂。非律賓之完全獨立。殆將不遠哉。

亡羊錄（一名丙申以來外交史）

任公

牽一髮。動全身。合九州。鑄大錯。嗚呼、我國近年以來之外交政策。尙忍言哉。尙忍言哉。以三千萬之金幣。代俄人購還遼東於日本。奪之於兄弟之手。而畀之於仇敵。浸假而祖宗發祥之地。陵寢之墟。一舉而付於虎狼矣。浸假而東北海岸之要港。咽喉之地。支離破碎。無一存矣。浸假而全國之脉絡筋節。盡爲他人控制矣。浸假而穰穰二萬里之沃土。爲碧眼胡之外府矣。嗚呼痛哉。就其本言之。則內治不修。國力不充。不得不受制於外人。就其標言之。則外交不講。專對乏才。雖可以保全者。猶將棄之。一誤再誤。以至於今日。每讀陰平窮寇非難禦。如此江山坐付人之句。未嘗不扼腕而長太息也。今搜取丙申以來外交事件之重大者。仿紀事本末體記之。間下按語。我同胞庶知國權削弱之由來。當局者亦可以自省。而更思其後也。編者自記。

第一　中俄密約

中俄密約者。瓜分中國之先鋒也。而其機實自中東之役啓之。當軍書旁午。風聲鶴唳

之時。當局者旁皇無所措。輒欲借他國之力以洩一時之忿。譬之兄弟爭產。而欲倚强盜爲護符。於是聯俄之議。洶洶於朝野。兩江總督張之洞電奏爭和議曰。若以賂倭者轉而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轉敗爲勝。惟有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急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倭。脅倭盡廢全約。即酌量畫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彊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許以推廣商務云云。是中俄密約最初發議之人也。當時盈廷諸臣。倚俄之心甚熱。而西后尤爲主持。雖此策未實行。然王之春使俄時。已有所商訂。而俄人亦居爲奇貨。將借此市恩。而求大欲於中國。俄使喀希尼頻露意於當道。以結其懽心。遂有脅日本還我遼東之事。

按中俄密約之事。主持者西太后也。執行者李合肥也。而發議者乃自張南皮。南皮之言曰。以新彊賂俄。使拒日本。無論俄人之必不應允也。使其應允。則新彊與臺灣奚擇焉。珠崖之拋棄。固若是其易乎。以吾觀之。彼南皮者。固未嘗知日本之國勢如何。俄國之國勢如何。徒爭一時之意氣。摭拾宋人拒和之陳說。聊以欺無目之人。而賣名聲於天下。固未嘗以國家百年之長計。一來往於其胸中也。當法人有事

於越南。則曰盡求助于德。當日人兵臨城下。則曰盡求助於英俄。當德人之據膠州。則曰盡求助於俄日。當俄人索旅順大連灣。則曰盡求助於日英。未嘗一計某國可爲與國。某國終爲仇讎。但據一時之事端。仇甲則親乙。仇乙則親甲。此眞當道諸公之長技也。夫只見目前而不能思量過去及將來者。此兒童村嫗之識見也。而不謂南皮之識見乃止於如此也。南皮近日盛倡聯英日之談。而去年蘆漢鐵路畀權俄人之事。亦由彼主持。論者或目爲俄黨。吾謂南皮必非有意輸國與俄。惟不知外交之事。爲何物耳。

乙未二月。李鴻章以全權大臣議和於日本。於事前先有所商於各國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反拒日本。保全清國之疆土。清國則當以軍防上及鐵路交通上之利便。以爲報酬。李鴻章與喀希尼私相約束。既成于此時矣。既而馬關條約既發布。而俄人有聯合德法迫還遼東之事。喀希尼即將舉前者與李鴻章私約者提作正文。以要求於總署。適値和議成後。 皇上大怒。李鴻章罷職入閣閑居。於是俄使暫緩其請。以待時機。

挼求俄國相助以還遼東。此外交上第一失策也。夫俄人之蓄志南下久矣。泰西各國皆知之。日本尤引以爲己憂。故馬關之約。注意此地者。所以制俄人之死命也。中國若能守此險要。則自守之最上也。既不能守。則與其畀諸他邦。孰若畀諸日本。日本縱不愛我。而脣齒利害之所關。固與我同也。俄人以遼東爲彼囊中物久矣。一旦被日本攫而取之。正俗所謂眼中釘者。雖中國絕無報酬于彼。而彼固勢不得不出力以相奪矣。其奪之也。非爲中國爭舊地。乃爲己國闢新地。此謀也。自戊戌二月以後。中國當局人人知之。而海外各國雖五尺童子。皆能於數年前見其肺肝矣。當咸豐十年英法之陷北京。俄使伊格那調停三國之間。成和議。遂市恩、要求重定界約。割烏蘇里江圖們江以東之地千餘里。其所獲遠在英法二國之上。俄人之狡計屢如是矣。今中國以三千萬金而代俄人購回旅順大連。更惹起後此無限波瀾。以至不可收拾。是眞不知有地球大勢者也。

喀希尼知中國實權在於西后。而李鴻章爲帝所嫉。爲后所庇也。乃密賄通內監。以游說西后。且與李鴻章約設法復其權力。而借其力以達俄國之所希望。於是時機適到。

有丙申春間俄皇加冕之事。各國皆派頭等公使往賀。中國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嘗充唁使。故賀使即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國最重之禮也。故參列其間。必一國之名士。聞於列國之人物乃可。王之春人微言輕。不足當此責。可勝任者獨李中堂耳。于是有改派之事。喀希尼復一面賄通西后。甘誘威迫。謂還遼之義舉。必須報酬。請假李鴻章以全權。議論此事。而李鴻章請訓時。西后召見至半日之久。一切聯俄密謀。遂以大定。

李鴻章抵聖彼得堡。遂與俄政府開議喀希尼所擬草約底稿。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舊都莫斯科。遂將議定書畫押。當其開議也。俄人避外國之注目。乃假託籌借國債之名。不與外務大臣開議。而使戶部大臣當其衝。遂於煌煌鉅典萬賓齊集之時。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之計。而此關係地球全局絕大之事。遂不數日而取決於樽俎之間矣。時丙甲四月也。

其年七月。李鴻章尚游歷歐洲。其議定畫押之草約。達於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交涉于總署。全署皆爲之驚愕。皇上觀而大怒曰。是舉祖宗發祥之地。一舉而賣與俄人

西后乃

也。堅持不肯畫押。喀希尼乃復通西后。加甜誘之言。與恐嚇之語。其語略見前冊今不復述

嚴責皇上。直命交軍機處開議。不經由總理衙門。

猛省錄

捧喝生編

中國今日。如以一瘠牛處羣狼之間。四鄰耽耽。磨牙吮血。人之所以謀我者。其疾如風。其集如叢。無國不爾。無日無之。而我國人猶偃然高臥。若爲無聞見也者。是則可哭也。因刺取外報所記各國經營中國之事。次第記之。名之曰猛省錄云。我同胞幸一垂聽乎。暮鼓晨鐘。發人深省矣。編者識。

俄國義勇艦隊○俄國本有義勇艦隊。乃民間義士創設。尋常則助商務。有事則助戰備者。此種船舶。向來除代政府輸送軍器外。未嘗到旅順口。今則此艦隊委員議定以旅順口爲常用碇泊所云。俄政府頃已議定。每年以一萬八千羅卜之金賛助其經費。使之常來往於東方海岸云。

遼東煤礦○營口旗昌洋行。曾於三年前在遼陽之東六十五里地方。名曰碾洞溝者。開一煤礦。其地乃從中國人王某借來者。其公司名曰復昌義。去年冬又借煤礦五處開採。近日俄國鐵路監工卡爾蒙移文奉天將軍。不許以上諸礦主開採云。旗昌洋行急求英國領事之保護。現事尚未結。

法國滇越鐵路（法國所已得於中國之鐵路凡三線。其一由安南東京經江河平原達雲南。凡長二百英里。其二由諒山達南甯。凡長百英里。其三由北海至南甯。凡長一百二十英里。而此等鐵路。實則收支不能相償。此人所共知也。然法人經營中國之心甚切。但求擴張己國之勢力。故其營業上之有利與否。不暇深顧。現時因開辦第一綫之路。募民債於本國云。

俄人設學於北京（俄國舊設學校於海參崴。冀以俄文斆中國人。聞近日更擬設一大學於北京。目下雖未提議。然舉國之有力政家均贊其說云。

俄妒日交（西八月九日路透電報云。俄國駐劄北京公使德儀盧士。送公文一封到總理衙門。謂中國與日本結同盟之約。於俄國大不便。若不廢止之。他日東方恐不免多事云云。

西八月十日、十一日時事新報云。劉學詢慶寬兩人東渡。其意專在設立日清銀行。既已屢登本報。兩人行踪絕秘。不明不白。爲我邦人冷眼所視。亦已人人共知。劉氏等屢屢出其所携西后密信以示人。謂係持有國書者。以自明其使命之重大。究

之其果爲眞正國書與否。仍屬不甚分明。彼之自衒。徒供識者之一噱耳。天津上海各處之西字報。曾屢載其帶西后之密旨而來。因此造成此日清同盟之風說。本報（時事新報自謂）曾兩三次譯載之。實欲供一時之笑柄耳。而据昨日路透電。俄人聞此風說。乃爲眞正之抗議。豈不可笑之甚乎。

譯者曰。俄人誤聽新聞紙之謠言。視劉慶二人未免太高矣。中國雖乏才。苟欲與日本訂同盟之密約。亦何至命及一鄙徒一僕隸哉。（慶寬故醇邸之奴僕）雖然、此事之有無姑勿論。然國與國之交際。如人與人之交際。我欲與某人親交。固非他人所能干預也。今俄人乃悍然敢爲此種之抗議。其視我中國何如哉。嗚呼、殆不僅半主之國而已矣。抑又猶有說者。日本號稱東方獨立之國。聞此議也。其獨能默然而息矣乎。

英國議院對淸意見〇英國議院之於中國問題。議論紛出。於是外務次官晉多列氏爲之說曰。英人之於淸國。無論其如何改革。皆贊成之而不阻撓者也。雖然、上觀數百年間。陳迹具存。改革之事。必不能以急遽辦也。我政府所望者。與德國協力。使淸國港灣。爲兩國商務。大開門面之事。終有成耳。政府所行之事。雖常如獨斷擅爲。而喚

起他國之輿論者。亦不少也。普氏談及滿洲北京鐵路云。使一國獨占優長權利于北京者。斷不能默視也。然則英國之意見。與他國概同可知矣。又謂清國事情。若常如斯。迫害平和之事。時時皆可興起。政府之態度者。惟在以耐力持之。常常注目。不敢怠耳。

意復要求○西八月九日北京來電云。意大利新公使於兩三日前。皆有電報歸本國。每電皆長千字以外。大率爲中國之事。頃該公使已復向總理衙門有所要求云。其所要何事。雖未確知。大約將三門灣開作通商口岸。並索數處鐵路礦務權云。同日電報云。日本公使矢野氏。向于中國政府進忠告之言。認當略許意國之要求。以全彼國体面。則兩國交涉之間。可以無事。

譯者曰。意大利前者要索三門灣。一遇抗拒。即便收回成命。爾後遂易公使。易政府。乃新公使之來華。既已經月。亦復杳無音信。外人竊竊疑之。以爲意國自揣力薄。全作罷論矣。然細考其國內情。彼舊政府之倒者。以調度此事失機也。舊公使之退者。以辦理此事不如法也。今既易新政府新公使。必不能默爾而息明矣。今彼

新派來大兵艦二艘。其一名卡羅亞啤德。噸數六千五百噸。速力二十節。拖六吋之快砲十三門。小砲二十八門。其一名維士歪。噸數三千四百二十七噸。速力十七節。拖大砲八門。小砲十四門。兩船船員合共八百十一人。今已游歷于中國海。加人原有意大利艦隊之中。已足威嚇無海軍之中國而有餘矣。不知中國之外交家何以待之。

美日抗俄〇西八月六日北京來電云。俄人欲將滿洲鐵路展擴至北京之事。現經英日兩國抗議。俄人恐不能得志云。

婚姻。皆感生之說撼之矣。周道始隆。百世遠別。此公旦所以什伯于堯舜湯武。然依違兩可。攻其支流。而未堙其源竇。生民之詩。猶曰履敏。則獷俗雖革。而精意未宣。小家珍說。反得以攻其闕。惟仲尼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知天爲不明。知鬼神爲無。遂以此爲拔本塞原之義。而萬物之情狀大著。由是感生帝之說詘。而禽獸行絕矣。此所以冠生民橫大陸也。何以知無鬼神。曰斫卉木。磔羊彘。未聞其有鬼神。彼人固不得獨有也。人所以有知者。分于父母。精蟲肧珠是也。二者又攝引各點以爲我有。使成官骸。而七情益擴。故成此知識。由于兩精相搏。以生神明也。斯如兩水相觸。即便生浪。水猶精。浪猶神。而兩水之所以相觸者。亦先有其浪。則父母交感之神也。兩味相和。乃生雋永。及精氣相離而死。則神亦無存。譬之水既淤堙。浪即無有。兩味化分。尋索雋永。了不可得。故精離則死。死則無知。其流定各質。久則合于他物。或入草木。或入胎卵。未有不化者。化之可見者。茅蒐是已。萇弘之血爲碧。鄭緩之精爲秋柏之實。然已與他物合。則其質既襍。自有柏與碧之知。而非弘緩之知矣。此精氣爲物也。氣弗聚者。散而從于空氣。渙然飄泊。此游魂爲變也。夫焉有精化既離。而神識能獨立者乎。圓覺經

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淡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寶積經云。此身生時。與其父母。四大種性。一類歌羅邏身。若唯地大。無水界者。譬如有人。握乾麨灰。終不和合。若唯水界。無地界者。譬如油水。無有堅實。即便流散。若唯地水。無火界者。譬如夏月。陰處肉團。無日光照。即便爛壞。若唯地水火。無風界者。則不增長。庵提遮女了義經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畢竟未曾自得。有所和合。以爲生義。若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有所散。是爲死義。是佛家亦以各質相磨而生。各質相離而死。而必言即合即離。生死一致。則黃馬驪牛之遁辭矣。然死後六道。不盡爲鬼。則亦與精氣爲物之義相近。其終不決言無鬼者。蓋既言眞者離身而有如來藏。則不得不言妄者離身而有鬼。然又言餓鬼有胎生化生。則所謂鬼者。亦物魅之類。而與人死者有殊。然則釋家蓋能識此旨。而故爲不了以自圓其說也。難曰。若以知識爲分子父母。則父母安始。追溯無盡。非如來藏而何。然如來藏者。彼豈能道其有始耶。于如來藏亦言無始。而

必責萬物以有始。亦惑矣。難曰。知識果分于父母。則瞽舜鯀禹。曷爲相反。曰。夫豈獨神識然。形亦然矣。張蒼之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漢書張蒼傳可得云形體非分于父母耶。要之形之短長。知之頑聖。此高下之分。非相反也。以神識言。又豈獨父子然。雖一身亦有善惡是非。先後相貿者。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並爲名士顯人。呂氏春秋尊師篇如是者多矣。或有諏政慮事。一念之間。而籌畫頓異。至于疚心自訟者。子夏投杖。漢高銷印。斯類亦衆。夫豈得謂有兩身與兩心耶。父母與子。何以異是。原夫一氣初凝。非親莫效。及脂膏既就。即有染習。賈生胎教。明箸其義。是時材性高下。又由其親一時之行迹而成。斯則得于其親者。與初凝又少殊矣。及夫免乳以後。則見聞之習。師友之導。情狀萬端。蹝非殊族。其異於親也固宜。荀子有言。塗之人可以爲禹。性惡篇此則君師牧民。由斯以作。然其此可以爲禹之材。非父母授之乎。大抵形體智識。一成不移。而形之肥瘠。識之優劣。則外感相因。可入鎔

治。不移者由于胚珠。可移者由于所染。夫魯雞之伏鵠卵。其雛猶鵠。而桑枝之續桃本。則其實非桑。非物之形性。一可變更。一不可變更也。卵中之胚。是鵠非雞。故鵠不以雞伏而易。土蠭煦嫗桑蟲之舊說。蟲學家曾辨其誤。樹本之胚。是桃非桑。故桃能以桑體爲巳。此胚珠不移之說也。騶虞在轡。馴良從御。駃騠無牧。泛駕不習。此因染致移之說也。乃若時代逾久。則物之形體。亦有因智識優劣而漸變者。要之改良則分劑增多。退化則分劑減少。上古之顛木。迹層之枯魚。皆吾郊宗石室。惟其求明趨化。以有吾儕之今日。昊天罔極。如何可酬。抑親親之殺。既具斯形。則知愛類而巳。難曰。人見厲魃。經籍多有。近世民俗。亦有傳言。寧得自守單辭。謂鬼神爲誣惑。曰以佛家言。六道之中。餓鬼居一。一在地下五百由旬。一在人天之間。是則畛域區處。與人隔絕。人未嘗有至餓鬼處者。而餓鬼獨能至人處乎。且以阿修羅之强悍。諸天之智力。不至人處。而餓鬼以羸劣之質。獨能至人處乎。是豈得以所見證其必有也。然則見者云何。曰。耳目有惌。齊襄之見彭生是也。心惑若寐。狐突之遇共君是也。二者皆一時假相。非有眞形。乃其眞者。則亦有之。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

此稿未畢

然非如古時侯伯之有其國土也。皆有封建之名而無其實。猶漢關內侯之制也。封建之勢。積之既久。不能驟去。故借此以爲羈紲焉。天下萬國。莫不如是。不謀而合。豈非天哉。

問泰西日本行封建之制數千年至今始漸更革能言其故歟

憑懋龍對

封建之制。勢之所必然者也。無論何國。土司之後。必有封建。即如美國。今之所謂新世界者也。然初未拒英之時。分爲十三州。各不拘管。十三州即十三國矣。至於歐洲百年前亦如是。日本三十年前亦如是。後更革之。戰爭之禍。從此漸息。然後可以盡力於民事。於是民乃安。國可强。故一統之勝於封建者。一定之理。此奧斯馬加普魯士美利堅日本之强。所由來也。我中國廢封建之制。已二千年之久。實卓絕萬國者也。惜乎獨夫民賊。往往箝制其民。上下壅塞。此中國之禍機。所以危亡如是矣。可悲也夫。

批

我中國自孔子作春秋。首明大一統譏世卿二義。裁抑貴族之權。化多君爲一君。此義大明。深入人心。故中國變之甚易。泰西日本無孔子之教。故進步遲也。

問柳子厚謂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其所謂勢者何指

馮懋龍對

封建。實非聖人之意也。柳子厚謂封建者勢也。其說最通。三代之行封建。其時尚未大治。國語左傳亦有言之。當周未東遷之前。即已不勝其亂。至春秋之時。則棼如亂絲。此封建之不利於國也明矣。其所謂勢者。蓋三代以前。乃土司之世。土司一變。當先至於封建。若欲使其一變而爲大一統。猶使據亂一變而至於太平也。能乎。且當時各存自利自私之心。上下莫不如是。故天子之得天下也。必封其子弟親戚爲藩侯。令其世襲。以藩王室。其制雖不合公理。然周之能延於八百載者。實賴之。是封建爲據亂之最文明者。故泰西百年前。仍有此制。近今而後始更變也。

馮斯欒對

夫封建既知不可。而三代以前行之者何也。曰。當時皆土司之世。聖人因據亂而導

之。故變土司而爲封建者勢也。後之變封建而爲郡縣者亦勢也。明乎當日之勢。而後知聖人制作之是。明乎後日之勢。而後知後人之變之無不是也。明乎子厚謂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之論。當知郡縣亦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鄭雲漢對

封建本非聖人之意。而郡縣亦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前。皆據亂之世。三代以後。漸進於昇平。其據亂之世也。皆封建之世。聖人不得不隨時宜而置之。及稍化於文明。則改之以爲郡縣。此非聖人之本心。亦因乎其勢之使然也。

總批

人類之初起。聚族而居。隔以一水。障以一山。即不能相通。劃爲一國。故當時邦國最多。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是也。是爲家族之國體。既而强凌虐。衆暴寡。互相吞噬。有力者勝。是爲酋長之國體。於時國漸少矣。更進而諸國之中。最有力者。執牛耳爲諸國之長。諸國從而朝之。納貢獻焉。是謂之霸者。亦美其名則謂之王者。霸者王者之意。未嘗不欲盡滅諸國。而力有所不能。於是其不能滅者。則聽其自存。其

已滅者則以分封其功臣及子弟。是爲封建之世。古之所謂王者。其權力之大。非能如後世之君主也。特各國朝覲之。推爲盟主而已。故古人每以朝諸侯有天下二語並稱。能朝諸侯即謂之有天下。諸侯不朝。即謂之失天下。當殷之興。夏固未亡也。不過諸侯不朝夏。而朝殷耳。當周之興。殷未嘗亡也。不過諸侯不朝殷而朝周耳。夏之後杞也。殷之後宋也。至春秋時而尚存。不得謂夏殷之亡國也。而古國所以不亡之故。實由王者霸者之力。不能滅之耳。此柳子厚所謂勢也。凡地球上歷古及今。封建之國。莫不皆然。此勢者實天下之公勢也。

孟子謂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當時周猶未亡。孟子何以謂之失天下。蓋在封建之世。以能朝諸侯者爲有天下。諸侯不朝即謂之失天下也。故周自平王東遷以後。即已失天下久矣。代周而興者。則齊桓也。晉文也。齊桓晉文。當時分封列國甚多。無以異于周初也。晉人主盟中夏百餘年。諸侯皆朝之。河陽之役。周王亦朝焉。此實有天下也。春秋立義以告萬世。黜之爲霸。以儆民賊耳。吾此論甚奇。汝輩不信。可更加詰難。

散士曰。奇哉難哉夫人之問乎。僕與婦人交遊甚少。豈能決此難題哉。紅蓮曰。郎君又何所憚耶。亦各言其志耳。散士停杯莞爾笑曰以散士觀之。美人決非有限年齡者。紅蓮忙問曰。奇語奇語。妾所未聞。想必有說。散士答曰。所謂美人者。非容色秀麗之謂。蓋謂熟於社會人情。粗達文學技藝。與夫男女之交際。風流之韻事。詩歌音樂。無所不曉。無所不通。而後始可謂之美人也。世人以二八爲美人之芳期。豈其然乎。抑徃古希臘。有絕代美人。望月而月失光。觀花而花羞艷。上帝見之。忽生戀慕。化爲白鳥。相與戲謔。遂產一女。名曰妃蓮。秀麗絕倫。夐過其母。既而爲斯破流多王之皇妃。年踰四十。其嬋娟之容。嬌娜之色。猶使見者心醉魂惑。後與土魯韋侯巴禮斯親狎。癡情所結。不能相棄。相携出奔。入於土魯韋國。諸侯聞之。憤其無禮無義。舉兵而伐土魯韋。攻圍屢年。乃陷其城。奪妃蓮而歸。時年五十。其美婉更無異於昔日云。此美人之不限以年齡一也。羅馬之曾禮驪須。娶宮女阿志波斯彌。時阿志波斯彌年三十餘歲。才貌秀麗。傾絕一世。其後美麗日加。六十有餘。猶使見者驚目迷魂。道路相逢。無不回首云。此美人之不限以年齡二也。埃及女王久麗王啞都羅。曠世之美

人也。爲其弟簒奪王位。及見羅馬之名將獅威挫。潸然垂涕。苦乞救援。以獅威挫之雄畧。猶迷其容色。忘前途之大業。出師救援。親犯矢石。困厄圍城而不悔。不顧名聲之損。遂相携歸於羅馬。既而獅威挫敗後。勇將安斗乳怒女王從叛將。欲處以嚴刑。召之。久麗王㐌都羅聞之。盛修粧飾。光彩陸離。絃歌棹舟而徃。安斗乳一見。神魂傾倒。勇氣挫折。不問其罪。捨家不顧其妻。相與適埃及而不還。時年既踰三十。其後十年。麗色艶情。兩俱不衰。迄至其自殺。猶不見嬌妍之萎云。此美人之不限以年齡三也。至近世之美人。亦無不皆然。留婀玖娘者。花顏玉貌。美冠一時有一高僧。頓忘衰老。竟背敎法。懸戀不捨。遂爲他人指斥。時留婀玖娘齡已七十。聞其名者魂馳。見其容者腸斷。至死之日。歐洲多情男子。無不長太息云。此美人之不限以年齡四也。俄之女帝峨嵯嶙者。三十三而即帝位。秋波一轉。即猛勇之將如阿流怒留夫。亦被其籠絡。其後三十三年間。惱幾多之勇士。迷幾多之少年。當崩之日。下情淚者不知幾人。此美人之不限以年齡五也。夫人笑曰。何其引証之該博乎。果如郞君所言。如妾者亦未足恨落花紅葉歟。散士曰。是非歐美諸國爲然。雖在東洋諸國亦然。唐人之詩曰。

霜葉紅如二月花、世傳有西王母者。年百餘歲。常食桃果。顏色如玉。浴於西池。肌如白雪。楚襄王西遊渡弱水。會於雲夢。雲也雨也。使千載之後。多情之王公。猶追懷想慕而不置。唐之則天武氏者。麗容嬋姸。楚楚動人。謝絕塵世。削髮隱於寺院。高宗一見。竟不能忘。不顧恥辱。納於後宮。厚迷深溺。遂廢王皇后及蕭良娣。及高宗崩。武氏即號天聖帝。或寵浮屠節懷義。或愛御醫沈南璆。至死而色不衰。故唐書曰。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認其容色之衰。妖治猶可憐人。諸豪傑皆爭聽命。且時年已八十餘云。此美人之不限以年齡六也。鹽谷判官之妻西臺者。早田宮之女也。其未嫁也。世人皆謂其兼有百花之美。曰梅花者其香悅鼻。使人樂聞。然樹無婀娜之態。櫻花者其色悅目。使人樂觀。然花無馥郁之臭。楊柳青青。舞風戲水。姿雖可愛。又無香無色。使梅花之香。移於櫻花。又開之於柳樹。始可與西臺競美。高師直見其風姿婀娜。芳容掩目。麗影縈懷。艶書千百。莫能牽動。僅得一歌煩惱之情。燃不得熄。遂讒殺判官。以奪西臺。時西臺年亦已越三十五云。此美人不限以年齡七也。紅蓮曰然則如幽蘭紅蓮二人者。且暫待時。以讓步於夫人乎。時興味甜酣。笑樂

之聲不絕。秋夜之間。削起一團春意。於是相伴而至河岸。放舟浮於踈水。滿林白露。映於月光。數點燈光。明於水外。微風時起。瀾漪碎流月影。秋樹蕭條。落葉漂於舟件。縱一葦之所之。漸至中流。夫人徐吟曰。

微月懸西方。依稀吐素光。下階步前庭。白露霑我裳。携手出寵縚。放舟自由鄉。俯視踈水流。仰觀浮雲翔。蟋蟀鳴郊野。疎鐘響山椒。良時無停景。歡樂猶未央。金風中夜起。北斗忽低昂。佳人今何處。山海阻且長。只恐寒節到。凝氣結爲霜。

聲音瀏亮。如玉笛之響關山。如黃鶯之歌幽谷。紅蓮曰。何其風韻之淒惋。而音調之悲慘乎。散士顧紅蓮曰。夫人者曠世之名士。骨數斗公之令娘也。阿翁出入生死之途。履偏艱險。嘗盡辛酸。雖大業垂成。中道而敗。而忠勇義烈。冠蓋一世。夫人亦冒世途之險。素願未償。事竟不濟。非慷慨痛切發爲悲壯之音者乎。紅蓮危坐船中謂夫人曰。夫人者匈牙利之名士骨數斗公之令娘乎。嗚呼、何吐露丹心。開拓胸懷之遲乎。尊親今居何處。故鄉今果何狀乎、夫人聞之。沈思默然。既而又吟一詩曰。

勿問故鄉事。故鄉夢一場。親友多零落。舊齒悉凋喪。墳墓亂衰草。城闕亦丘荒。力

征呑九鼎。苛慝暴三殤。家國傾廢久。何日收散亡。子弟事文弱。角弓無由張。感物
悼遷斥。舒憤訴彼蒼。

紅蓮曰。初四人邂逅于此地。皆亡國遺臣。因相感奇遇。語來歷。吐肝膽。誓結斷金之交。今且多一亡國忠臣。不又奇遇哉。願夫人爲妾等談往事而勿吝也。於是夫人正襟曰。妾先祖亞細亞之豪傑。亞鬼羅之猛將也。亞鬼羅以蒙遊不世出之大勇。席卷歐亞大陸。先祖雄猛無比。陷陣搴旗。戰功最偉。因得封於匈國。世保侯位。不料世移時易。盛衰遞嬗。後爲土耳其回教人蹂躪。遂歸日耳曼帝國領屬。日耳曼帝國以我人種與已國不同。見我强盛日進。忌之惡之。百方苦我。施撓我之策。發愚我之謀。廢我建國之大法。殺我自由之大權。苛虐壓制。無所不至。我人民不堪其暴戾。舉兵而謀獨立者。不知凡幾。雖衆寡不敵。莫能遂志。屈伏鐵血之暴政。空呑憤淚者百有餘年。及一千七百四十年。普之布列帝歷大王。率乘勝之精兵。犯日耳曼帝國之南境。馬和利王亦得佛國之聲援而爭帝位。攻我西境。澳國連戰不利。諸城悉陷。澳都亦爲敵兵所攻略。女帝麻利亞帝列佐幸脫虎口。來逃匈國。親抱幼帝。步臨議院。揮淚涓涕。訴佛

曼之暴略。且曰。如有仗義而恢復我國者。功成之日。厚予報酬。且予人民以自由之權利。我民見之聞之。感泣憤興。起勤王之兵。集於女帝之旗下。奮戰激鬬。遂破歐洲之强兵。救澳國於將覆。回帝位於既墜。女帝大嘉其功。報其功勞。悉皆如約。而皇子內勢夫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知母皇中興之艱難。忘人民勤王之忠義。陷於驕奢。耽於淫逸。容固陋之說。信宵小之言。背盟約。失民心。奪地方自治之權利。變人民公選之官制。陪審之法。既已停止。言論自由。亦所禁抑。甚至聽狂生浪子之空談。一二外人之邪說。至邦家獨立之骨髓。概不保存。又布廢本國語而用德國語之令。嗚呼、數百年來。國家前途之經濟。人民生計之程度。以至風俗習慣衣服飲食居處諸事。女皇皆欲徐徐改良。斟酌妥善者。不及數年。悉爲所廢。人民不堪其弊。怨嗟載道。將起而爲革命之擧。國之志士恐之。乃赴京師。上書而諫曰。

我祖宗建國之法。天皇陛下公明正大。一視同仁。以收攬紀綱。以撫愛億兆。以是德風下洽。萬民安堵。蓋國家者祖宗相傳之國家。非陛下一人之國家。人民者國家之人民。非陛下一人之人民。人民賴國家而生存。國家賴人民而成立。陛下更

賴國家人民而後得臨御。所謂國者以民而成。王者以國與民而成。是實天之則也。此其義銘於萬衆之肝膽。千世不可磨滅者也。陛下宜服膺此法典。以與天地長久。若誤于姦臣。背此天則。恐下民不堪虐政。將有不利于陛下也。近者人心搖動。不安其堵。妖雲殺氣。密閉四面。潰裂之狀。即在目前。是果何故乎。由臣民背陛下乎。抑由陛下戾臣民乎。臣度决非臣民之背陛下。亦非陛下之戾臣民。惟左右近習。以媚陛下謟陛下者。背陛下即背臣民耳。蓋其擁蔽聖明。動矯帝勅凌人民恣私利弄威福之故也。夫先皇以雄偉之姿。戡定大亂。播博濟之仁風。置萬姓於袵席。賞功履約。與民誓曰。噫爾有衆。助朕艱難。以除暴逆。爾績實多。朕大嘉之。茲從前約。依公議。許自治之政。休養民力。朕百年之後。或有敢背此約者。非朕之子孫。非朕之臣民。於是我三千餘萬之同胞兄弟。皆感泣聖慮之優渥。日望美政之舉行。其後先王崩御。權臣矯命。前約歸於水漚。陛下至仁至孝。而今竟戾先皇之舉詔。其何以見先皇於地下乎。古聖有言曰。民無信不立。陛下至仁至孝。而左右之臣。以陛下之名。失信臣民。何以統御萬衆乎。臣等素非有怨於陛下者。唯見左右

執政之權臣。有壅蔽聖明之跡。區區愛國之情。所不能緘默也。夫聖詔之寶典。上下一意。必須奉戴者。戾之悖之者。非宗廟之子孫。非國家之臣民。若夫明時勢之變遷。審氣運之轉移。知寶典必當改革。亦必詳議其利病得失。與國家之隆替。社會之秩序。財產之安寧。而後始可改革。若不然。一二權臣。矯帝命以自便私圖。人民不信其法。不堪其律。無遵奉之誠心。憲法之實。果何在乎。夫卒然背盟約。戾聖詔。奪自由之權利。施壓抑之苛政。容狂生浪子之妄言。毀國家獨立之骨髓。言語文字。舍己國而用他國。臣等不知政府之意何在也。政府如固守今日之弊政。徒恃兵力以壓制下民。自以爲安據泰山。高臥堅城之得計。可謂燕巢於飛幕者。豈不誤哉。豈不危哉。然而左右之臣。執拗頑陋。爲私欲。傷帝德。爲私利。忘國家。不舉行先王之聖詔。當此時也。十九世紀之人民。欲維持國權。保存人所同有之權利。恢復被人掠奪之自由。吾知必出于强力。而不假於柔順。國家之前途。概可知矣。希陛下上對祖宗。下思人民。毅然英斷。勿爲姦臣等傷蠹聖明。如遲一刻則有一刻之悔。延一日則有一日之災。陛下如鑒愚忠。有所採擇。則幸甚。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順德二直歌 乙未

更生

諫草之堂何巍巍三百年來過者頭皆低順德之館何巋巋中有椒山人不識分宜不過佞臣耳不斬國事無損益豈如賣國賊不斬割地終無極朱雲已矣孔融死誰歟請劍申憤抑咄哉工部何藻翔華嶽峯尖金晶光巖電爛爛夜騰霜抗疏斬奸劍吐鋏同志禮曹維鳳華義塡胸臆照虹霞已雖倉鷹比翼出追逐無禮憤氣加首請遷都定國本次請拒日絕使樣末請斬倭論轢輸存亡繫此誰開牙事雖不成壯人氣踏蹴雷電飛風沙昔何維柏劾嚴嵩萬衆拈香群歎嗟今者生見胡邦衡對面不識或揄揶作詩告凡百君子不式順德之南館焚香椒山遺宅何爲耶

別蘭州

譚嗣同

前度別皋蘭驛東今又還兩行出塞柳一帶赴城山壯士事戎馬侯封入漢關十年獨何似轉徙媿兵閒

馬上作

譚嗣同

少有馳驅志愁看髀肉生一鞭衝暮靄積雪亂微晴凍雀迎風墮饑猨尾容行休論羈泊苦

馬亦困長征

秋夜　　譚嗣同

何來風萬壑城北湧驚濤衆籟當秋爽孤吟入夜豪寒中雞口噤雨背雁聲高無夢欲忘曉
詩腸轉枯槔

老馬　　譚嗣同

敗櫪銅聲瘦危崖鐵色高防秋千里志顧影十年勞斷養封俱貴牛羊氣自豪咸陽原上骨
誰是九方臯

本館售報價目　週年三拾三冊報費洋四圓閏月加三冊洋四角閱半年以十六冊計報費二元二角閱每月者報費洋四角零售每冊一角五分郵費照例遞加

一各地代派諸君如有未將實銷價目清交者尚請早日催收匯寄來館俾資挹注幸甚

啓者本館發行報章特取價從廉無非爲廣開風氣起見乃疊接各地來函至謂代派處有將報價高抬於零售尤甚本館初不甚信惟言之者衆似事非無因其礙本館銷路之事小而阻國民進步之事大伏乞代派諸君深諒此意勿仍前弊本館不勝企禱之至

本館各地代派處

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三番地　東京堂書店
東京市芝區露月町十四番　丁酉社書店
大坂天神橋南詰東入　梅清處塾
西京西木屋町五條上ル山岡方　中西先生
神戶英七番天祥洋行
上海北京路商務印書館
上海望平街滬報館
上海四馬路中外大事報館
福州閩報館
蕪湖天主堂後譚寓
天津國聞報館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聚文閣
香港上環海傍和昌隆
香港中環海傍通報館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海參威永恒安

海參威復泰隆
仁川怡泰號
星加坡漆木街福興隆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灣哥化永生號葉星南先生
舊金山文興新報館

玻璃昌和泰
京城鐘路水典內前開文社
星加坡叻報館
檀香山嚴觀韶先生
舊金山大埠寶文報館
美國羅省技利埠華美新報

黑龍江華昌泰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星加坡吉隆不打倫街 時利鐘錶店
域多利稅關內李夢九先生
舊金山翰香報館
砵崙埠根記

利息改正 由陽曆五月一日起

定期貯金（年利六分五厘 六箇月以上爲准）

通流貯金（每百圓日息一仙五厘若取還時預期通知每百圓日息一仙七厘）

凡欲匯往內地各處儘可代勞不收匯費 指交易之客而言

橫濱市南仲通二丁目（電話一五六）

株式會社 橫濱七十四銀行

利息改正 由陽曆五月一日起

存貯蓄金 年利六分

凡付銀無論多少自五仙以上俱可存貯每月以初五日付來可作全月計至十五日付來祇可作半月利計

橫濱七十四銀行內（電話一五六）

株式會社 橫濱貯蓄銀行

同市元町二丁目（電話三一九）

同 元町支店

啓者美國金山正埠利亞路地實業公司係遵舊金山憲例開設者共集五百萬股官許賣二百五十萬股自留二百五十萬股共資本二十兆元專代人貯積銀兩生息經美洲各埠之華商曾付銀于本公司者甚衆咸知本公司之股實可靠今本公司特委代理人連拿君遍往各埠招人附欵現已抵日本凡貴商之付銀本公司者無論多寡俱可付存每百元每年週息六元若付至五百元以上則可隨時收還原欵但須預先通知本公司之代理銀行方能如期交付然現時雖每百元每年行息六元惟是本公司生意之盛資本之厚計將來如有贏餘擬撥二成均派今謹將本公司所値之資本實業列後　電氣車路値銀六百五十萬元（此車路每月進欵歸本公司四萬三千元）小輪船等（每年可獲利二百五十萬元）實業地皮四十萬尺（每尺値銀一百五十元）石礦兩大穴（各城市每日消此礦石頗多其電氣車路係經此礦而過者）（以上皆指花旗金而言）橫濱代理人海岸七番津臣君　支收人七十五番中華銀行　本公司在舊金山正埠山岑街門牌十四號

舊金山正埠利亞路地實業公司告白

司事　亞夫蚪倫士
總理　亞夫庵士勿士
管庫　委厘士花咕銀行

發行兼編輯人　英國人　馮鏡如
印刷人　橫濱元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中林武夫
發行所　清議報館　郵便私書函二百五十五番
印刷所　橫濱元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活版部